



华东戏剧丛刊 京剧小戏选

1

猎虎迎春 · 五岔口 · 雪地紅心 · 风雷渡

华东戏剧丛刊

京剧小戏选

· 1 ·

猎虎迎春·五岔口·雪地红心·风雷渡

上海文化出版社

· 1965 ·

內 容 提 要

本书收集了四个京剧小戏，都是江西省演出团参加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剧目。

《猎虎迎春》写的是老猎手彭大耀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新山区，与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故事。《五岔口》歌颂贫下中农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生产队长李红英和社员刘志宏闯过险滩五岔口，如期送交公粮。《雪地红心》歌颂了老线务员彭刚以线路为生命的高贵品质。《风雷渡》写一九三一年春，红军游击队潜入信江南岸城镇，救出被国民党反动派从苏区抓走的群众。游击队员张黑虎奉命把敌人引开，不幸途中负伤，奔至风雷渡。摆渡老人和孙女水姑冒着生命危险把黑虎隐藏起来，并机智勇敢地歼灭了追敌。

剧本后面都附有选曲，可供排演参考。

周 峰 罗 兴 装帧

统一书号 10077·1177

定价(八) 0.28 元

京 剧 小 戏 选 (1)

猎虎迎春·五岔口·雪地红心·风雷渡

上 海 文 化 出 版 社

上 海 永 嘉 路 2 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部出 078 号

1965 年 7 月第 1 版

196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 1/8

插页 1

字数 39,000

乐谱 22 面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猎虎迎春》



《五岔口》





《雪地紅心》



江西省演出团剧照 殷刚等摄影

《风雷渡》

目 次

猎虎迎春	集体创作(1) 集思执笔
选曲	音乐设计 李 达 仇宝生(18)
五 岔 口	江金惠改编(25)
选曲	音乐设计 夏庆涛 胡珊五(39)
雪地红心	昌 文改编(45)
选曲	音乐设计 万耀华 李松年(63)
风 雷 渡	集体创作(71) 李经邦执笔 江金惠整理
选曲	音乐设计 花柏岭 熊家铭(93)

春 迎 虎 猎

集 体 創 作

集 思 执 笔

时 間 一九六三年春节前夕（农历一九六二年腊月二十三日）。

地 点 江西某山区公社东岭生产队。

人 物 彭大孀 貧农，东岭生产队老猎手，五十岁。

吳云英 貧农，彭大孀儿媳。

蔡定南 地主。

民兵甲、乙

〔幕启：吳云英、彭大孀上。〕

吳云英 （唱）大雪纷飞兆丰年，
庆丰收迎新春气象万千。

彭大孀 （唱）新媳妇过门来刚刚月半，
劳动好枪法高叫人喜欢。
春节前必须要加强防范，
查敌情防兽害婆媳巡山。

吳云英 （唱）上山岩穿丛林跨沟渡澗，
踏遍了螺旋路一十八盘。

彭大孀 (唱)来到了望紅岩天色近晚，

吳云英 (唱)老人家怎經得数九严寒？

媽，个个山口，条条山道，都已巡过了。这冰天雪地够累的，今天又是过小年，您还是早点回家吧。

彭大孀 不，巡山不能松懈。为了旱涝保收，大修水利，强劳力和民兵，都上了水利工地，村里留下的不多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要提高警惕。

吳云英 媽，山前山后，都有我們民兵巡守着，您就别担心啦！

彭大孀 (略一思索)云英，树生带队出村之前，在社員会上是怎么說的？

吳云英 他要我們作好三件事情。

彭大孀 这一？

吳云英 天寒地冻，护牛要紧，关门防餓虎，堵窗防賊风。

彭大孀 这二呢？

吳云英 春节临近，加倍小心，山間防空投，村里防敌人。

彭大孀 三？

吳云英 提高警惕性，武器不离身，民兵勤出巡，妇女要上陣。

彭大孀 这就对了。树生虽是我的儿子，可他是大队支部書記，党支部的号召，我該不該积极响应？

吳云英 这……

彭大孀 我就用不着上陣？

吳云英 这……媽，您这么大的年紀了，跟我們年輕人可不一样啊。

彭大嬸 媽还不老！

吳云英 媽，巡山是我們民兵的任务，……

彭大嬸 你說我不是民兵，保卫山区，发展生产，我这个貧下中农协会的委員能不管嗎？

吳云英 媽，我們不是巡过山了嗎？一沒发现敌情，二沒发现老虎，您就放心回家吧。这冰天雪地的，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彭大嬸 不！敌情兽害，什么时候都要提防，你公爹在二十八年前的今天，就打过一只王字額扁担花的大猛虎。

吳云英 真有这样的事？

彭大嬸 唉！……

吳云英 媽！您怎么了？

彭大嬸 虎在山中猎，祸从天上来。

吳云英 猛虎伤人？

彭大嬸 猛虎中箭，百步就倒。

吳云英 那又有什么祸事呢？

彭大嬸 恶霸地主蔡安邦，见虎起意，带白狗子上山夺虎，仗着他人多势众硬把老虎夺走，你公爹把心一横，追上去就这么一刀，只砍下一个虎爪子。

吳云英 就是您牛角号上这个老虎爪子？

彭大嬸 嗯，可恨那恶霸夺去老虎心还不足，又要我家祖

传的三支箭。

吳云英 就是家里那三支箭？

彭大嬸 对。当时我看势头不好，就把窝弓药箭藏进深山，老恶霸抢不到弩箭，就抓去了你的公爹，安上个私通紅軍的罪名給、給、給杀了……

吳云英 啊？！（惊呆，怒火填胸）

彭大嬸 那时候树生还不滿周岁，可老恶霸連这吃奶的孩子都不放过，还想斬草除根，我不敢回村，就怀抱树生，深夜翻山出境，奔井冈山寻找紅軍。

吳云英 找到了嗎？

彭大嬸 可惜去晚了！

（唱）那一年为抗日紅軍北上，

我母子怀深仇暗回家乡。

望紅岩石洞里暂藏身把紅軍盼望，

采山果拾野菜受尽苦难历尽风霜。

蔡安邦当上了守望队长，

那时节他更加大逞凶狂，

带白狗来搜山烧杀掠抢，

冬茅过火、石头过刀、青山烧焦、田野淌血
浆！

压不住心头怒火高万丈，

拚一死下悬崖把药箭来装。

老恶霸二次搜山砍树放火横冲直撞，

窝弓响，劲弩强，一箭射死这活閻王。

吳云英 死得好！（見彭大嬸由于过分激动，晃了一下，急上前扶住）媽！您別难过，事情不已經过去二三十年了嗎？……

彭大嬸 不！媽永远忘記不了！（余怒未息）

吳云英 媽！现在人民掌了天下，恶霸也早就死了……

彭大嬸 不！恶霸虽死，还有后人呢。

吳云英 是誰？

彭大嬸 就是那……（牛角号响）牛角号？……

吳云英 莫非真有猛虎出洞？

彭大嬸 別忙！你我分路包抄，查明情况。只是你独挡一面，要小心沉着。

吳云英 記住了。

彭大嬸 好！分头包抄！

〔彭大嬸、吳云英分下。〕

〔蔡定南手持牛角，鬼鬼祟祟地上。〕

蔡定南 （念）自从土改到如今，

五脏六腑似火焚，似火焚。

今年五月得喜訊，

国軍反攻要出兵，

誰知至今无动静，

日思夜想不安宁，不安宁。

端阳等到腊月尽，

今晚喜逢机会临，

树生带队出了村，

云英初来又年轻，

趁机摆下迷魂阵，

一出好戏唱得成！

这四只虎脚是我爹留下的遗物，原是一张留牙带爪的大虎皮。只因土改时，守山老婆死死追问这张虎皮的下落，万不得已，交出虎皮，留下四脚。想不到今晚大有用处。（在地上装虎爪印）

（念）雪地留下虎爪印，

引他们装弩上山林。

只要弩箭到我手，嘿！……

见血封喉不露痕。

〔蔡定南脱虎爪藏起，拿出牛角号欲吹，忽闻幕后吴云英喊：“媽！”急藏好牛角号，欲避不及，吴云英急上。〕

吴云英 蔡定南？

蔡定南 是我。新嫂子，这么大冷的天，您还上山来了？

吴云英 你一个人在山上干什么？

蔡定南 打柴。

吴云英 打柴？

蔡定南 是啊，我怕耽误队里的事，天天都是下了工，才上山打柴。就是今天过小年，我也照样出工了，我总想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掉帽子。

吴云英 你是要老实改造，立功赎罪！

蔡定南 是是是……

〔吳云英想起婆母，四望，发现地上虎爪印。

吳云英 虎爪印？！

蔡定南 什么，这就是虎爪印子？

吳云英 （自語）真的有虎啊！

蔡定南 哎呀，新嫂子，要真是老虎，那就赶快下山吧，性命要紧哪！

吳云英 嘿！我在娘家十二岁就跟着我爹上山打猎，就凭这支枪，（亮枪）豺狼虎豹别想靠近我！

蔡定南 哎呀！新嫂子，这可不是鬧着玩的！老虎近身就凭一支枪也太危险啦，你自己当心，我得走了。（閃下）

吳云英 胆小鬼。（辨虎迹及虎的来去方向）

（唱）鉄鈎爪子蒲扇掌，

黑色斑紋底版黃。

察脚印，細估量，

此虎凶猛不尋常。

不好，看来不用弩箭，对付不了这只猛虎，不如回家拿弩箭去！（下）

〔彭大嬸上。

彭大嬸 （唱）巡遍东岭靜悄悄，

再找云英問根苗。

大步跨上枫林坳，（发现虎爪印）

这一行虎爪印太蹊蹺，（細辨）

步法无章乱了套，

輕重不勻为哪条？

是空投特务把鬼搗？

是暗藏敌人耍花招？（再細辨）

前脚五爪缺一爪，

当年情景上心梢，

掏出虎爪相对照，

此虎果是旧相交。（大吃一惊）

恶虎出洞有計巧，

歪嘴葫芦无好瓢，

猎人不怕猛兽咬，

天罗地网他难脱逃。

恶虎出洞，必有阴谋，我得赶快向队上汇报。

〔彭大嬸正欲下，吳云英持弓弩上。〕

吳云英 媽！您看見虎爪印了沒有？

彭大嬸 看見了！你說是虎？

吳云英 是虎！

彭大嬸 真的是虎？

吳云英 当然是虎。若是豹子，哪有这么大的脚印。

彭大嬸 你看这虎是个什么模样？

吳云英 我早就看过了，鉄鈎爪子，蒲扇掌子，这是只王字額扁担花的大猛虎，重在三百斤以上。

彭大嬸 虎重三百斤，爪印却不深。云英，你想过这个问题沒有？

吳云英 这……我还来不及仔細想呢！

彭大嬸 要想一想啊！我們打獵的人，胆要大，心要細呀！

吳云英 媽！管它是虎是豹，是大是小，反正中了弩箭，百步就倒，我們把弩裝起來不就得了。

彭大嬸 云英，要把思想上的弩先裝起來呵！

吳云英 啊？！这个我知道。媽！自从樹生帶隊出村以後，我哪天不是山上山下的到處巡查呀！

彭大嬸 這虎爪印是你自己發現的？

吳云英 是我發現的。

彭大嬸 你碰到什麼人沒有？

吳云英 喔！剛才碰見了蔡定南。

彭大嬸 （一震）蔡定南？！地主上山幹什麼？

吳云英 打柴！

彭大嬸 他說了些什麼？

吳云英 他說我拿槍打虎太危險了。

彭大嬸 地主會關心我們危險不危險？

吳云英 虎爪印是實，這麼大的猛虎不裝弩能成嗎？

彭大嬸 你上了他的当了。

吳云英 上当？蔡定南不是還老實守法嗎？

彭大嬸 不！這是個笑面虎！

（唱）說什麼蔡定南守法服管，

心眼里與蔣匪幫藕斷絲連。

備戰時他修墳豎碑迹象初現，

他好比那僵死的毒蛇過了冬眠。

民兵隊警告他，他支吾狡辯，

分明是別有用意在心間。
莫看他十三年假裝老實一副笑臉，
暗地里煽風点火無孔不鑽。

吳云英（唱）狗地主痴心妄想無非夢幻，
如今是人民的天下鉄打江山。
蔣匪幫喊反攻早就烟消云散，
怕什麼小小的泥鰍把浪掀。
他只能低頭勞動守法服管，
想變天除非是日出西山。
蔡定南縱然想破壞搗亂，
好比那籠中虎翻不了天。

彭大嬸（唱）你未經風浪少鍛煉，
遇暗礁過險灘怎走急船！
狗地主豺狼性不會改變，
有惡虎披羊皮你看也看不穿。
蔡定南裝假虎分明露餡，
前腳近後腳寬兩不一般，
五爪中缺一爪兒不細看，
分明是思想上關口不嚴。
取虎爪兒拿去細細印驗——（唱散）
〔吳云英對爪，大驚，恍然大悟。

吳云英（接唱）蔡定南，莫不是那老惡霸一脈相傳？

彭大嬸 正是他！

吳云英（大怒）我馬上把他抓起來！（要走）